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大政紀序

古昔司典有官以為大政蓋  
彰往考來鬱為不朽也自周  
末史失其官國自為史業多  
泯泯何至祖龍烈焰而史悉

隨以燼乎即幸尚書春秋得  
存而二書所不及者無能一  
爲臚列也至兩漢迄胡元人  
人得緩頰以減否而賢者共  
相見德不肖者共相見惡無

亦千六百年即史不盡良而  
穢者猶存尚論者因之以張  
侈耳蓋以予長述史記漢武  
取覽孝景及已本紀削而投  
之非不隱切也尚許其生任

職死布書無惑為忌孟堅修  
父業仇者間章帝以私史乃  
益出秘書給筆札于蘭臺俾  
續成焉桓溫覬覦非望彥威  
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范果

守壽上言家世史官得秉直  
筆成一代大典纂宏禮請于  
舊臣家訪遺文事蹟以叅史  
官所紀漢以來臨我者不護  
短儕我者不拂正仇我者不

肆謗而史復得成于出位備  
于藏家雖上非書與春秋爲  
聖人之言下非史記漢書爲  
良史之筆猶然核綜羣籍博  
采衆記成一代史以備典故

爾爾於惟

國朝軌事功緒踔絕百代而誕  
章若史者何獨泯沒無聞哉  
其世無熟墳典丘索之業者  
乎抑無極涇渭朱紫之辨者

乎無乃金匱石室闕不易覩  
而建文景泰朝事又諱不易  
言用是因循二百年畏難于  
史即大手筆私有撰記往往  
不敢示人即示人輒匿去未

敢懸之市門傳之都邑也比  
者陳南充得請于

上開館執簡以成正史寓內嚮  
所撰記舊聞者始得網羅以  
出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如元

美所謂修郊以滅公是逞已  
以清獨非剽時耳遂為目信  
人舌用爲筆又或改事之非  
而稱是掠人之美而歸己若  
今家乘墓諛之遺文致不見

馮也館開既久尚爾因循者  
意在茲乎第自

世宗朝以來靖難出狩于時當  
事者無不褒而登之祀典卽  
紀中殆非諱言日矣以故繼

東莞通紀京山鴻猷毘陵憲  
章而梓者不特攜李鄭端簡  
之吾學編黃恭肅之昭代典  
則已也復有周生時泰者取  
朱職方閔茂才所校豐城雷

公禮所述洪武迄正德之大政紀與洧川范公守己所續紀嘉隆者梓之間序于余余得卒業非純乎左之編年亦非純乎司馬之紀傳其祖涑

水新安通鑑綱目以成者乎  
無大鷁張其臆以移瑕瑜之  
體無大蟠局其論以窘琬琰  
之用異日載筆者藉此顯以  
隱質中秘之藏藉此總以分

質郡國之識藉此錯綜以備  
質會典所輯星官所職六尚  
書所留故續彼修馬班業虎  
炳豹蔚一時者于此即不知  
斑亦可見其一毛也若干諸

梓輒因自為鷹揚而隨有雌  
黃古人致論目睫不有由然  
哉余固謝不敢祇序周生梓  
以埒裨官野史俟載筆之臣  
採擇意也亦以見

聖明之世無護短一切畏難于

史云

萬曆壬寅歲端陽日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詹事府正

詹事奉

勅纂修

玉牒副總裁前南京國子監祭

酒江夏郭正域譔

皇明大政紀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壬辰元至正起兵至丁未吳元年

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至癸丑洪武六年

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

甲寅洪武七年至丙寅洪武十九年

卷之四

太祖高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至丁丑洪武三十

卷之五

年

太祖高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洪武三

十五年

卷之六

成祖文皇帝

癸未未樂元年至己丑未樂七年

卷之七

成祖文皇帝

庚寅未樂八年至甲午未樂十三年

卷之八

成祖文皇帝

乙未未樂十三年至甲辰未樂二十

二年

卷之九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至

宣宗章皇帝

戊申宣德三年

卷之十

宣宗章皇帝

己酉宣德四年至乙卯宣德十年

卷之十一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至己巳正統十四年

卷之十二

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至丙子景泰七年

卷之十三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天順八年

卷之十四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至己丑成化五年

卷之十五

憲宗純皇帝

庚寅成化六年至己亥成化十五年

卷之十六

憲宗純皇帝

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成化二十二年

三年

卷之十七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至戊午弘治十一年

卷之十八

孝宗敬皇帝

己未弘治十二年至乙丑弘治十八年

卷之十九

年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至辛未正德六年

卷之二十

武宗毅皇帝

壬申正德七年至辛巳正德十六年

卷之二十一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至乙酉嘉靖四年

卷之二十二

世宗肅皇帝

丙戌嘉靖五年至乙未嘉靖十四年

卷之二十三

世宗肅皇帝

丙申嘉靖十五年至己酉嘉靖二十

卷之二十四

八年

世宗肅皇帝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至丙寅嘉靖四

十五年

卷之二十五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隆慶六年

皇明大政紀目錄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一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

師孔謹訂

秣陵周時泰

謹閱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閏三月甲戌朔旦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濠梁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鍾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競呼朱

氏火起相率救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喪父不數日喪伯兄又喪母值旱饑疫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獲窪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

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穎凡三年復還皇覺寺壬辰春定遠人元帥郭子興拔濠州據之帝憫四海分崩生民陷溺欲起而拯之禱神卜出處惟從雄吉遂入濠見子興子興育徐王馬公女爲已女遂納爲館甥後子興因孫德唯等納徐帥彭早住趙均用反爲其所制及均用執子興欲殺之上力救獲免尋歸鄉里募兵得七

百餘人以還授

上鎮撫

癸巳元至正十二年七月

天兵取滁陽

上見彭趙二帥馭下無道，迺以七百人屬他將，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以計取驢牌寨民兵，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後七日，率之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言悅之，留置麾下。與俱攻滁陽，下之，遂駐師焉。因子興爲彭趙所挾，東屯泗州，遣人賂二帥，子興乃得率所部萬人歸滁。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春正月，克和陽。

上勸子興曰：「固守孤城，誠非得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於是命張天

祐將青衣兵前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犒軍。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即趨取之。會天祐從他道就食。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率衆抵城。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覺之。縱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至千秋壩。適遇天祐兵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迺燒兵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上聞。再成兵敗。將兵三千人率徐達等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

遂入明日撫定城中人悉還軍中所掠婦女人民大悅。子興遂命上總守和陽。上因諸將分工甃城未就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置于上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可無約束。今秋瓦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言。未幾子興卒。上遂併統其軍。恩威日著。

六月丙辰克太平路。

上與諸將謀渡江恐無舟楫時雙刀趙德勝俞通海父子擁衆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寨率舟師來附。上謂徐達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

往巢湖趙德勝等會令廖永安等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溪口大敗其衆時諸將咸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圖也及廖永安舉帆前行問所向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迺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厓守者驚駭出兵來扼上麾甲士以進敵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前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上察諸將無進意復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於是諸將皆聽命迺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縱

兵急攻，遂拔之。即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  
張之，秋毫無犯。有一卒違令，斬之以徇。上聞，太平路  
總管斬義赴水死，嘆曰：「義士也！」具棺斂葬之。耆老李習  
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上，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  
「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陶安、李習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  
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而已。明  
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  
弔伐，天下不足平矣。」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  
陵，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  
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其言合。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以陶安叅幕府事。令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濠以固守禦。

甲子。取溧水州。

八月。取溧陽。

俱徐達領兵下之。

丁丑。取蕪湖。

裨將習伯容取之。置永昌翼。以伯容爲萬戶。

九月。丁亥。皇長子生。

冬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

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上拔太平獲之。知其爲元世

臣待之甚厚。至是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爾歸，仍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等辭謝而去。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三月庚寅克集慶路改爲應天府。

上率諸將進取集慶。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其人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感。

上以腹心相待，願盡力圖報。迺攻集慶，多先登階陣，敗敵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于兵。元帥康茂才等

皆來降。凡得軍民五萬人。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  
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  
相從立功業者。均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  
于是軍民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  
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上  
嘉禡壽之忠。命以禮葬之。

丁酉克鎮江

上命徐達爲大將。取鎮江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妄殺。今  
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  
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謹受命。

至鎮江守將段武平章定戰死。即克其城。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改鎮江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鎮守。

六月乙卯取廣德路。

時元帥鄧愈。邵成等領兵取之。上命愈鎮守。

七月己卯置江南行中書省。江南行樞密院。

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上總省事。以李善長等爲叅議等官。以湯和攝樞密院事。

置營田使。

置提刑按察司。

上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

正統  
卷一  
九月戊寅朔

上如江淮府即鎮江府謁孔子廟。

上謁畢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一月丁亥皇第二子生。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二月丙申克長興。

味其善焉

上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二千迎戰不克走湖州我軍追至城西門下之獲戰船三百餘艘上命炳文等鎮守後五月士誠遣潘元明入寇炳文擊敗之生擒四百人于是士誠步卒騎不散出廣德窺宣歙

三月戊午克常州

自丙申七月張士誠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敗其軍于龍潭帥師常州進薄其壘上復遣兵三萬助之達聞張九六<sub>即士</sub>

調以數萬衆來援謂衆曰張九

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迺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領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刀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士誠始懼十一月挾我長興叛帥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士誠復遣將呂珍馳入常州拒守至是達等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遂

取之。上命湯和、張赫鎮守。徐達常遇春、桑世傑率兵取馬沱沙克之後。戊戌正月，士誠遣兵入寇。和擊敗其衆，獲卒數百人。己亥四月，士誠兵又入寇。和擊敗之，擒千人，獲船四十餘隻，馬三千餘匹。

四月丁卯，克寧國路。

先是，上命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長鎗。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別不花、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累瘡與戰。上親督師，登高望曰：「如斗之城，敢抗吾師？」乃命造作飛車，前編竹爲重轂，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于是所屬太平、旌德、南

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己卯克泰興。

江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元帥徐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

丙申克青陽。

自己卯銅陵尹羅得泰萬程輝降。壬午常遇春率王敬祖等以師駐銅陵。池州總管陶起祖來降。且言城中兵勢寡弱可取之狀。常遇春遂遣王敬祖等攻池州之青陽。斬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陣。陣亂。衆兵乘勢疾擊。遂破之。

六月己未克江陰。

上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後戊戌八月，士誠遣兵入寇，吳良擊敗其衆。己亥二月，士誠復遣蘇同僉入寇，良又擊敗之，擒陶元帥以下二百人。于是士誠舟師不得泝大江，上金焦。

七月丁丑，徇宜興，取常熟。

徐達擊敗張士誠兵，獲馬五十匹，船三艘，降其兵甚衆。後戊戌六月，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大破之。

庚辰，克徽州路。

元帥胡大海等取績溪，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

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上命鄧愈守之。于是大海克休寧，進兵婺源。婺源元帥汪同、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皆來降。後戊戌四月，元左丞楊完者來攻。大海擊敗之，擒其將董旺、李昇。

九月丙戌，下武康。

元帥費子賢率兵至武康三里橋，擊敗其萬戶。斬首百餘級，遂取之。

十月壬申，克池州。

常遇春率廖永安、吳國寶等由銅陵進攻池州。自辰至

已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齡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衆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其城。

甲申，克揚州路。

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李羅普化據揚州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迺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上命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仍以耿再成知府事。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正月乙卯，克婺源州。

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等取婺源州，兵至城西。

與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晏不下。乃分門逼之。  
孫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並  
進。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三千餘人。復遣萬戶  
朱國寶攻高沙壘。克之。後己亥年四月。士誠將李伯昇  
入寇。守將孫茂先擊敗之。

二月乙卯遷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  
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  
之道。莫先于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  
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畜洩得  
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

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非專任之意。

三月己丑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上勅凡笞罪者釋之杖罪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追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用法太寬上曰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其間有一時誤犯寧可盡法乎

丙申克建德路

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進攻建德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淳安有遂安將洪公率兵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至軍抵建德城元帥不

花等不支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

上留文忠

鎮守。後五月，苗帥楊完者來攻，文忠擊走之。己亥二月。

四月，士誠兵兩入寇，文忠皆擊敗之。

四月，己巳，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將趙普勝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被執。

五月，癸酉，下浦江縣。

朱文忠旣下浦江，聞咸得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避山谷，即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九月，丁酉，元江浙同僉員成等以兵三千人來降。

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于新城，送

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辛未克蘭谿縣

先是胡大海至婺州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

甲戌克宜興

先是徐達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乏城必破矣達等迺分兵斷太湖口併力急攻城遂破之以元帥楊國興等鎮守後已亥四月陳保二入寇國興擒之

戊子復取建德縣。

時陳友諒將趙普勝旣陷池州，又攻建德，陷之。友賢退軍祁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趙普勝于葛公嶺，斬其萬戶汪彥章。復取建德。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

上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爲民庶。幾寓兵于農之意。

壬子皇第三子生。

甲子上親征婺州

卷

十二

上以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自將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至徽有儒士唐仲實姚連者來見。上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矣。」又問曰：「爾能博通古今，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未遂生息。」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

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休息可待矣。上曰。不盡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謝。迺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申。克婺州。

先是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叅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將車爲援。自出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聞上至。觀望不敢進。上謂諸將曰。婺州石抹宜孫故未即下。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

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  
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  
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器仗。  
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于是同僉審遠慶等開門納軍。  
上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  
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儒士王顯  
宗爲知府。命陳從貴等知東陽永康義烏武義等縣。仍  
命元帥王玉張彪招徠民之未附者。

是月發倉賑寧越貧民。

令禁酒。

辟儒士范祖幹葉儀。

祖幹持大學以進。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  
以至于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齊方正。使萬物各  
得其所。可以言治。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  
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  
亂。文治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詢儀。以  
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上皆許之。聞祖幹孝行。旌其  
居曰純孝坊。

建觀星臺于省治之東偏。

召儒士許元葉瓊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祥金信徐孳  
戴良童冀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

經史敷陳治道。

己亥

元至正十九年

正月庚申

克諸暨改爲諸全州

僉院胡大海率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十餘人，馬六十四匹，遂改爲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爲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命院判謝再興、王玉守之。後六月，士誠將呂珍入寇，胡大海擊走之。

命寧越知府王顯宗開郡學。

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沈徐源等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欣悅。

召儒士許瓊、王冕訪治道。

瓊等奏封稱。有畱置幕府。以冕爲諮議叅軍。冕紹興人。慷慨有志。通術數之學。著周禮曰。吾未即死。將持此以獻明主。可致太平。及爲諮議叅軍。自以爲得行其志。未幾發病卒。

嵊縣萬戶郝原遣人請降。

三月甲午宥獄囚。

下令曰。皇天旣命余削平僭亂。敢不順時敷惠以闡至仁。况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皆得遂其生。而吾民有久繫於獄者。抑鬱悲愁之氣。恐傷天地之和。是用布告所

正統二年  
三月  
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三郡來附，并次子  
關爲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質子，衰世  
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  
今旣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  
疑而以質子爲哉？厚賜關而遣之，改關爲完明。

四月癸酉復池州。

初陳友諒將趙普勝旣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自據縱陽

水寨數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遣院判俞通海等往擊敗之。擒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遂復池州。

五月壬辰。賜寧越節婦松氏米五石。

辛酉。召胡大海守寧越。

上將還建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等。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負外郎侯原善。都事王

憲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

八月庚午取無爲州。

命元帥朱文忠等帥師攻下之。

九月癸巳克潛山。

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  
勝部將胡總管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叅政郭泰  
引兵渡沙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馬騾牛畜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縣命詹元帥守之。

丁未克衢州

時常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  
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

出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督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

十一月壬寅克處州

上旣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父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至是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兵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

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與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于是處州七邑皆下。改處州爲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以朱文剛、李佑之、耿再成鎮守。

十一月甲子，敗張士誠入寇之兵于新城三溪。

初，士誠遣兵爭建德，據分水嶺。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敗之。至是復遣其將陸夏、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之新城三溪結寨，數出寇掠。何世明復擊敗之，斬陸夏。二花將軍以下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自是士誠不敢

窺嚴婺。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正月己卯，復以寧越府爲金華府。

二月庚申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天祿見王師下浙東諸郡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書來納款。上厚賞之遣使招諭。

三月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

四人同見。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濫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之一。上善其言甚禮貌之。

四月癸酉皇第四子生。

五月陳友諒兵寇池州我師大敗之。

友諒旣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上察知之乃遣僉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仍使謂達遇春曰

友諒兵旦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候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

閏五月丙辰，陳友諒陷太平院判花雲、王鼎知府許瓊死之。

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斷爲脣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

累賤不絕。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後追封雲東郡侯，瑗高陽郡侯，鼎大原侯，立祠祭享。

庚申，僞漢陳友諒犯龍灣，我師大破之。

上聞友諒約張士誠侵建康，召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闘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賚以徃，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上曰：「使二虜相合，吾何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闢者持書乘小舸徑

至友諒軍。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閻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閻者諾。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千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兵于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冠至舉赤幟。則拔檣迎敵。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

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友諒以路口狹隘。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見橋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閻者之謬已。即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令拔柵。諸軍競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令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趁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等皆

降。

辛酉復太平。

上命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乘龍灣之捷將兵追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德勝戰死國勝以五翼軍蹤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

壬戌取安慶路

降將張志雄怨友諒殺趙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及降言于上曰友諒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旣敗走安慶無守禦者上命元帥余某將兵取安慶守之。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

上以宋濂爲提舉遣世子受經學。

戊寅克信州路。

友諒之寇龍灣也。

上命僉院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

牽制之。大海納都事王愷言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

中步騎數千出迎。大海擊敗之督令攻城遂克之改信

州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守之後辛丑六月友諒

將李明道入寇。胡大海與守將胡德濟夾擊敗之擒明

道送朱文忠文忠令明道爲書招王溥復送之建康。

上命仍舊職用爲嚮道。

辛巳更築太平城。

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所破及是友諒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九月戊寅故徐壽輝袁國公袁州歐普祥及叅政劉敬遣人來降

友諒聞普祥降于我遣弟友仁往攻之爲普祥部將劉仁所執乃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釋友仁歸

辛丑元至正二年正月辛酉下東流

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余春等兵次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將李茂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

甲申始議立鹽法。

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

丁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

先是中書省議以國家新立錢法未定以來，麥與錢相  
貿每米一石，官值錢千，而民間私易加至三千，然錢貨  
低昂，豈能久而不變。今請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  
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文爲一錢。  
其物貨價值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上從之。是歲鑄  
錢凡四百三十一萬。

中議立茶法。

中書省議榷茶之法官給引。令商人赴產茶郡縣，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姓名，以憑勾稽。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茶無由引者，聽人告捕。令府州縣委官一員掌其事。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却之。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六月辛丑，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政，鎮守婺州。以王愷

爲左司郎中分治管事。

丙午克鄱陽利陽鎮。

元帥王思義擒賊首王文友及其部屬戮之。

七月丁巳皇第五子生。

壬申僞漢知院張定邊陷安慶。

守將余元帥等戰敗奔還建康。

甲申賞叅軍宋思顏直言。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以衣進皆經  
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  
孫也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遠。或能及于已然。而不能及于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于前。而慮我。不能行于後。信能盡忠于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主公旣遣人捕獲之。豢養民間。銅之以犬。無益也。上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二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八月甲寅克浮梁樂平。

鄧愈取浮梁不下。上命谷繼先、劉旺率兵助之。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余光復擊敗樂平總管蕭明。擒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庚寅。上帥師伐僞漢陳友諒。復安慶。克江州。

先是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建康。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徐壽輝，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駢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以用也。安慶之陷，上遂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輝，僭稱天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驕亮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敗，不知悔悟，乃今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于上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勝師之兆，願主公順天應人，早行弔伐。」上頤焉，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遂率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

灣。

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

招降諸軍乘風逆流而上鳥數萬夾

上艦而飛又

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艤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采石泊

牛渚磯復有龜蛇于急流中旋舵後竟日衆喜以爲有

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中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

固守不戰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張志

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三十餘艘戰船二十有七

遂克之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

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上命遇春擊之敵

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上分舟師

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舟二百餘艘友諒窮蹙

半夜。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萬。上復遣徐達進兵追之。

甲辰。下南康。

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

乙巳。池州東流縣鄉兵頭目許山來降。

丙午。蘄黃濟來降。

戊申。僞漢平章吳宏以饒州降。

上命仍舊官守之。

九月。辛亥。僞漢平章王溥以建昌降。

上命溥與同知郭敬、總管孟興元帥孫德壽各復其官。仍守建昌。溥以南豐州及臨川、金谿八縣來獻。

甲寅取德興。

判官俞茂攻下之。

十一月戊午命叅政常遇春率兵救長興擊張士誠司徒李伯昇敗之。

先是士誠遣司徒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直薄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元帥劉成戰死勢甚急及遇春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十一月己未下撫州。

時友諒右丞鄧克明因平章吳宏兵至遣人招之欲緩師以疑我聞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遣人詣愈請降愈

知其詐。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城下。由西東北三門入。遂下之。

壬寅元至正二年正月。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同僉康泰來降。

勅廷瑞令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得上所與書。即決意歸附。

壬戌。上如隆興謁孔子廟。

太子廟在崇福院左。崇福院在崇祐宮北。崇祐宮在崇祐殿北。

上因廷瑞來降。發九江。次樵舍。胡廷瑞等遣人以陳氏所授各官勅印及糧數來獻。上至隆興慰勞之。俾仍舊官。比入城。軍令肅然。先謁孔子廟。明日命存恤孤獨。放陳氏所畜鹿于西山。復召父老諭之曰。陳氏據

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文結權貴以擾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

改隆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命歐普祥以本部守袁州

普祥遣子廣來見上厚賜遣之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衆降

初壬辰春三月徐壽輝兵破寧州龍集衆結堡于州之泰縣鄉號人和寨旬日間州境響應衆至萬餘至是聞上至隆興遣其弟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州城靖安德安

武寧六縣民兵二萬來降。

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粹中來降。

本立起兵廬陵，萬中兄弟聚兵吉水。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爲友諒將熊天瑞所併，心常不悅。聞上至隆興，遂納款。上以本立爲行省叅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仍守吉安。

乙亥，僞漢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

上命復其職，以行省印授之。

二月，丁丑朔，改建德府爲嚴州府。

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胡大海，部中王愷總管高子玉。

初大海下嚴州震等從員成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之麾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書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遂殺大海等典史李斌懷省印繩城走嚴州告變朱文忠遣何世明率兵討之英等大掠城中西走降張士誠文忠率兵至金華鎮撫其民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慰勉之分遣左右徧行鄉邑輯撫人民民乃安事聞上追封大海越國公

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據其城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德作亂殺院判耿再成佑之仁德等聞蔣英已殺胡大海亦作亂殺再成等據

其城文忠聞亂遣元佑等率兵屯縉雲以圖之事聞。上贈再成高陽郡公。炎丹陽縣男。道同太原郡侯。立廟以祀。

辛卯改拓洪都城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叅政鎮守。上以舊城西面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計既定駕還建康。

丙申改中書分省爲浙東行中書省。陞同僉朱文忠爲左丞。

開省于金華總制衢嚴處廣信諸全軍馬。

二月丁未命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叛軍。

癸丑張士誠遣弟士信率兵寇諸全我師敗之。

士誠乘蔣英之亂。遣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尋設伏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獲馬四千匹。船四十艘。士信益兵攻城。再興告急。朱文忠遣同僉胡德濟援之。再興以兵少請益。是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熾。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取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平章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克日進擊。使謀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率兵之。果驚。謀夜遁。德濟覘

知之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冠  
兵亂走自相踐踏溺死者甚衆

癸亥平章祝宗同僉康泰叛隔洪都府

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意及上還建康廷瑞恐二人  
爲變微言于上上令二人將兵從徐達征湖廣二人  
遂反兵劫洪都于是都事萬恩誠知府葉琛皆歿于難  
鄧愈出走建康後琛贈南陽郡侯同恩誠配享洪都功  
臣廟

癸酉復處州

平章邵榮及元帥王佑胡深等兵攻處州燒其東北門  
軍士登城以入李佑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檻

送建康被誅以王祐守之。

甲戌復洪都府。

上命徐達率師抵城下。祝宗康奏分兵拒守。達攻破之。祝宗走新淦。爲鄧志明所殺。康泰走廣信。爲追兵所獲。

送建康。

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同叅政鄧愈鎮洪都。程國儒知洪都府事。

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八月癸巳。僞漢將熊天瑞陷吉安。

守將孫本立走永新。天瑞攻破永新。執本立殺之。十月戊子。池州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作亂。命常

遇春率兵討平之。

辛卯設關市批驗所官。

鹽貨以十分稅其一。物貨以五稅其一。

十二月丁亥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復吉安以參政劉濟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共守之。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二月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時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故令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

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

時張士誠屢寇嚴州諸全行省在金華應援不便於是徙省治于嚴分金華軍戍之仍畱徐司馬守金華。

正統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丁酉都昌盜江爵等陷饒州

時守將于光與吳毅不協。爵乘隙誘僞漢將張定遙入寇，光倉卒無備，皆出走。理問穆變死于難。

三月辛丑，張士誠將呂珍陷安豐。上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敗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珍陷其城殺之。上率諸將三戰三勝。珍兵大敗，及廬州左君弼助珍，遇春又擊敗之。上乃還。命達等移師廬州。于是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

四月，僞漢陳友諒復大舉兵寇洪都。都督朱文正與鄧愈、趙德勝、薛顯、牛龍等分城拒守。

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

初再興用部將左總管糜萬戶爲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于杭州。上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叅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上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子恩義甚厚。因命守諸全。再興以庚處已上忿忿不樂。由是遂叛。殺知州欒鳳。及鳳妻王氏。執叅政李夢庚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

五月己巳。僞漢知院蔣必勝。饒鴟臣復。陷吉安。攻破臨江。時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潛通必勝等來寇。舉火爲應。開西門納之。萬中兄弟皆被殺。又攻破臨江。執叅

政劉濟知府朱叔華同知趙天麟送友諒以三人徇洪都城下仍以明道鼎臣守吉安

癸酉置禮賢館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王天錫至上皆收用之

六月壬戌千戶張子明以忠節死

洪都被圍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

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上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歿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宜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子明爲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七月癸酉

上率諸軍與僞漢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康

郎山。友諒敗死。

上率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軍二十萬。救洪都。

至丙戌。友諒攻圍凡八十有五日。聞上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遇于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上諭諸將曰。彼舟首尾相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隊。皮子徐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彼軍甚衆。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遇春從旁射中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驟進水湧。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之。俄有

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亦脫。會日暮始退。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不能當。  
載荻葦。置火藥其中。令敢死士操之。束草爲人。飾以甲  
冑。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湏臾抵  
敵舟。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燬。烟張天湖。水盡赤。死  
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  
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上所乘舟檣白。友諒覺。併  
力來攻。上知之。令諸船蓋白其檣。至明日。莫能辨。敵  
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于運轉。我舟環  
攻。殺其卒殆盡。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

深入搏擊。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合戰益力。自辰至午。敵兵大敗。遂奪氣。張定邊欲挾友諒退守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兵自守。不敢更戰。上乃移舟泊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猪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益弱。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上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八月壬戌。友諒窮蹙。欲奔武昌。率樓船百餘艘。欲突湖口。上麾諸將邀擊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顯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于是

擒其姪子善兒平章姚天章等降士卒五萬餘人定邊  
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  
德壽

復改洪都爲南昌府

九月壬午敗諸全叛將謝再興于義烏

朱文忠率部將夏子實郎中胡深引兵爲先鋒遇其兵  
于義烏前後夾擊敗之深因建議于五指山築城分兵  
戍守上嘉其功以名馬賜之

上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于武昌  
上至武昌命諸將于四門圍之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  
于是湖北諸郡來降上還建康命遇春總督諸將營

柵。

甲辰元至正十四年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上爲吳王建國號曰吳

以李善長爲右丞相徐達爲左丞相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果爲左司郎中

丁卯命收官店錢

二月辛亥上視師武昌陳理降

上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仁諭以上意詞旨懇切陳理嘶聲肉袒率大尉張定邊等出降上見理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

命宦者入其宮，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自取之。  
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城中民飢，上命給米賑之。  
召父老慰諭，待友諒父母以禮。民大悅。于是漢汚荆岳，  
郡縣聞風相繼降。

故僞漢左丞王忠信同陳友才以潭州降。

上授忠信叅政，仍守潭州。

叛將李明道伏誅。

明道叛附友諒，及友諒滅，剪髭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  
識之，縛送武昌，遂戮于鮚魚口。

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院判楊璟爲叅政。

三月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

丁酉命金大暉守撫州。

置起居注給事中。

皇第六子生。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鷹揚英武驍騎神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雄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却之。

上謂侍臣曰此與孟果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

乙未置醫學提舉司。

中書省臣進宗廟祀及月朔薦新禮儀。上覽畢。忽悲愴流涕。因命併錄以爲常。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湖之康郎山。

中書省臣以鄱湖死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志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朱貴陳兆先右副元帥余旭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同知元帥李志高元帥副使王咬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字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鎮撫常推德曹信遠德山都尉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列序封贈勳爵有

差令有司歲時祭之。

甲辰改各衙門總管府爲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乙巳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

以平章趙德勝樞密院判官李繼先右副指揮使劉齊  
統軍元帥許圭右副元帥朱潛元帥副使牛海龍千戶  
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成江西省都事葉  
思誠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凡十四人設  
像以祭之

丙午命湖廣行省所屬州縣置鑄冶募工煉鐵。  
壬戌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  
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

七月丁丑克廬州路改爲廬州府。

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被圍父衆皆飢困不能戰張  
煥與賈丑潛通欵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于是我師  
急攻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煥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  
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  
康以指揮戴德守之改廬州路爲府令平章俞通海鎮  
宋

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命榮還守之

八月壬辰遣平章常遇春等率兵平新淦沙坑麻嶺牛陂  
諸寨僞知州鄧志明與兄克明伏誅

常遇春旣平諸寨次吉安守臣饒鷗臣棄城走遂復其

城引兵趨贛州。

九月辛巳命中書省繪功臣像于下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

甲辰故僞漢平章姜玆以江陵降改江陵爲荊州府

先是玆聞友諒敗遣人入朝得上書諭不決及徐達  
楊璟師次沙市遂以城降達安集居民禁兵侵掠列郡  
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爲荊州府而夷陵守將楊以  
德亦赴裨將傅友德來降

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叅軍胡璵擊敗之遂下瑞安

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歸附于我明善率兵攻  
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敗之遂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

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上許之。命深班師。

潭州湘鄉土酋易華來降。

故僞漢歸州守將楊興以城降。以興爲千戶守之。

十一月辛酉置湖廣按察司。以章溢爲僉事。

壬申。故鄧克明部卒羅五叛。巡撫州守將金大旺斬之。

戊子。皇第七子生。

張士誠丞相張士信寇長興。平章湯和帥師來援。敗之。和自己至申。與耿炳文內外夾擊。破之。獲士八千餘人。馬五百匹。

十二月庚寅。克辰州。

辰州先爲僞漢左丞相周文貴所據。徐達遣指揮張彬擊敗之。文貴走湖南。

### 克衡州

衡州爲元左丞鄧祖勝所守。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城退保永州。

乙卯，新淦鄧仲謙作亂。大都督朱文正遣叅政何文燁討之。斬之。

仲謙志明子也。襲父惡作亂。殺知州五員。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正月，己巳，克贛州。

常遇春、鄧愈圍贛州既久，以上命勿殺，欲困服之。至是，熊天瑞出降，送之建康。上命革天瑞橫歛之弊，并

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

克寶慶路。

徐達遣千戶胡海洋攻城。元守將唐隆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皆來降。達皆賞賚之。

甲戌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彝等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

常遇春師次南安。遣危止招諭。旨附令指揮王璵守南雄。秉彝仍守韶州。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安置桐城縣。

上以兒子愛逾已子。因其驕淫暴橫。奪民婦女。被譴責。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司李飲水奏之。上不得已。

割恩示法。後封其子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己丑下浦城

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我處州。叅軍胡深往援。追至浦城。其守將岳元帥率衆拒戰。擊敗其衆。下之。

丙午。張士誠遣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大舉兵寇諸全。新城行省右丞朱文忠率師來援。敗之。

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將李伯昇入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告急嚴州。朱文忠統指揮朱亮祖以下悉行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文忠戒諸將曰。敵甚衆。今當盡力擊之。不如今者斬。及敵至。文忠分左右翼以待之。又值龍游總制夏仲及。胡深。趙天

壁來援。於是我軍奮前擊之。文忠躍馬衝其中，堅<sub>守</sub>者迎，稍而斃，敵潰，自相蹂躪。我軍躡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皆赤。死<sub>者</sub>以萬數。士誠第五子及伯昇以數騎遁去。文忠遣朱亮祖追餘寇，燔其營落，擒同僉、韓謙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無算。

三月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

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濶，賜以綺帛，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盛。」

四月乙丑克松溪

叅軍胡深攻下之獲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留元帥李彥文安輯其衆。

五月乙未克安陸

常遇春奉上諭安陸爲英雄必爭之地遂攻安陸擊敗其守將僉院任亮執之以汎陽衛指揮吳復戍守已卯下襄陽

守將見遇春兵至襄陽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疋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以穀城降仍命招徠未附寨以鄧愈鎮守

六月己丑思南宣慰使田仁厚遣其都事楊深來歸欽并

納元所授宣慰使告身。

上嘉其識天命賜仍爲宣慰使以三品銀印授之。

丁酉克安福州。

先是饒鼎臣父子走安福與其黨劉顯等仍肆剽掠。上命元帥王國寶、會參政何文輝共討之。鼎臣棄城走茶陵。

壬子克樂清。

叅軍胡海率兵攻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克崇安。

朱亮祖率兵下之。遂遣叅將胡深攻建寧。深被執遇害。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上命毅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集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可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其知喪亂之由。以爲之戒耳。

七月丁巳平章湯和擊敗永新叛臣周安克十七寨

安聞陳友諒亡來附仍守永新及兵入安福討饒鴻臣安疑而復叛與諸山寨相結抗命和擊敗之擒僞官五十餘人

癸酉沅陵民向珍入作亂參軍詹允亨遣千戶何德出討拔其寨斬之

壬午設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壬辰故僞漢將周文貴寇辰州千戶何德擊敗之

初文貴走湖南。其黨欲復辰州。率衆寇沅溪。叅軍詹允亨擊走之。至是文貴復寇辰州。何德攻破之。獲其張千戶。斬百餘人。文貴遁去。

辛亥麻城里長袁寶捕羅田妖盜藍丑兒以獻。上賜綺帛旌賞之。

元平章余思志以竹山降。

九月丙申置國子學。以許存仁爲博士。以故集慶路學爲之。

僞夏主明王珍遣叅政江儼來通好。遣都事孫養浩報之。

十月己酉信州盜蕭明率兵寇饒州。千戶陳明擊敗之。

戊辰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甲戌取餘干州。

指揮副使王漢實擊敗賊將雷元帥劉朝瑞等取其州以鎮撫李旭守之。

庚辰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圍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餘艘于是海安通州俱下。

十一月甲申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謙歿之。

甲午元帥王國寶擊遁賊饒鼎臣等殲之。

乙未張士誠兵寇宜興左相國徐達擊敗之。

擒三千餘人。

十二月甲寅張士誠兵寇安吉州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子賢所部兵僅三千拒張左丞兵八萬殺其驍將二人。  
敵驚潰遁去。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正月改寧城府爲宣州府淮揚府爲揚州府。

二月癸丑處州青田盜夏四等寇慶元僉事章溢令元帥  
祁興等擊敗之。

乙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癸酉潭州衛指揮同知嚴廣率兵討故僞漢萬戶何壽寨  
平之。

時雅渚等寨皆平。梟寨首許吳二萬戶首于茶陵江口。二月丙午克高郵。

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餘人輸城而入。皆爲所殺。上聞之怒責國勝。旣而達自宜興還。益兵攻之。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

四月乙卯命祀天止用木輅。

上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非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

亦未爲不可。參政張果對曰：木，輶。戎輶也。不可以祀天。上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耳，酌四代禮樂，實爲萬世之法。乘木輶，何損于祭祀？况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

果頓首謝

克淮安

徐達兵至淮安，聞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去。獲船百艘，俘其院判錢福等及兵三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馬軍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官五百餘人。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以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

戊午取興化。

先是上命徐達圖淮揚地形。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扼其隘。達如旨。遂取之。淮地悉平。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

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并攻。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其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出降。得官七百一十三人。軍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二十戶。馬一百五十五匹。戰船三十艘。

壬戌元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降。

聚聞徐達已克淮安。詣達軍納款。事聞。上以聚爲江

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仍諭軍民各安生業。毋或驚疑。

甲子。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上欲改葬。恐洩山川靈氣。但增土培之。

丁卯。取邳州并蕭宿遷睢寧諸縣。

陸聚率兵攻之。敗其守將張侍郎。

戊辰。上宴濠州父老經濟等。

上謂濟曰。吾與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父老鄉人遭罹兵難。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心。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

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濟等皆懼醉而歸。

辛未克安豐。

初徐達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于城東龍尾埧潛穿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左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元平章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大敗之。竹貞遁去。得軍四千。馬四百匹。糧九百餘石。留指揮唐勝宗守。

之。

五月庚寅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

上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少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于是唐虞三代之制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于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大有功于後世。吾每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六月壬子改醫提舉司爲太醫監。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

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

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隘。上乃命劉基等  
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  
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週圍凡五十餘里。  
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存仁講書洪範篇。至休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  
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  
修德。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  
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  
以爲人君者之戒儆。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  
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

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癸丑，張士誠親率兵援湖州。大將軍徐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敗之。

達等攻湖州，既擒其將尹義陳旺于湖州港口，又擒其將汪海于毘山。又擒其將黃寶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于三里。遂四面圍城。李伯昇張天麒閉門拒守。士誠知事急，親率兵來援，又敗之。擒戴元帥及軍士三千餘人。九月己亥，取德清。

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龍游軍下之。擒其院判鍾鎮以及叛將晉德茂。

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

易華既降復叛。據黃九峰。益肆剽掠。叅政楊璟令勝宗討平之。

十月甲子取桐廬

朱文忠率朱亮祖耿天璧攻降其將戴元帥復遣田洪孫虎略富陽擒同僉李天祿遂合圍餘杭。

十一月甲申克湖州

常遇春擊張士誠將徐義潘元韶等于烏鎮平章王歲同僉戴茂俱乞降。徐達薛顯擊敗昇山水寨燒盡船五太子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士誠爲之奪氣至是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歲徇湖州城下。于是伯昇同左丞張天麒總管陳昧等以城降。

叅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

辛卯張士誠叅軍李福知州楊彝以吳江降。  
下餘杭。

朱文忠諭謝五出降。

杭州平章潘元明同僉李勝以張士誠所授印并執蔣英  
劉震出降。

元明聞李文忠兵至難敵先遣員外郎方彝納款至是  
將杭州士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入城禁  
士卒侵掠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  
匹執蔣英劉震送建康伏誅授元明舊官仍守杭州聽  
文忠節制。

壬子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

先是徵儒士熊鴻朱夢炎至建康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今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詞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鴻等白金各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以紹興路降。

上命駢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

右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守將宋興以城降。

壬寅海寧州降

十一月戊申永寧鄆縣賊饒一等作亂指揮副使畢榮討平之

改浙東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爲平章事

改紹興路爲府諸全州爲諸暨縣

十二月己未詔以明年爲吳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

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爲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

輿馬珎王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珎王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乙巳。湖廣叅政戴德率兵攻沅州。守將李興以城降。上諭省臣進箋文。勿以虛辭爲美。

丁未。吳元年。二月。丁未。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叅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擒李二及將士三百七十餘人。獲馬百疋。

三月。丁酉。叅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僞漢守將鄧義亨帥衆降。

下令設文武科取士。

令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及時勉學俟開科舉之

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

上曰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以知饒州府陶安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

詔免徐濠泗壽祁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稅糧三年

六月己酉平章常遇春進軍蘇州虎丘擊敗張士誠兵于沙盆潭壬子又大敗士誠兵于胥門

癸酉。叅知政事張果以謀叛誅。

果北平宛平人。欲歸元。乘間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以及時娛樂。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上重刑法。破兼併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上失人心。陰爲元計。上皆不聽。果懼不自安。時元主謂果已死。贈果官謚。擢用其子。會上遣元平章長壽丑的歸元。果乃陰托奉表于元。時憲候果病。得書稿。遂奏之。上令大都督府按問。得實。遂伏誅。

七月己丑。雷震宮門。鴟吻赦中外獄囚。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

戊寅諭民有犯者毋連坐。

參政楊憲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上曰。民之爲惡。譬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由索魚于釜。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辛巳克姑蘇。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巖礮。以擊我師。多所中

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柝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士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閨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爵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政徐義潘元紹及錢叅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劉毅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以理曉之士誠瞑目不言遂以戶扉昇至舟并所獲官屬及流寓之人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叛將熊天瑞伏誅

乙酉通州守將張右丞率所部赴徐達軍門降。

得將士七千三百四十二人。馬二百八十七匹。船二百一十四艘。糧二千六百九十九餘石。

丁亥平章胡廷瑞率師攻無錫州。守將莫天佑以城降。

己丑朱亮祖駐師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上欲全張士誠。因其自縊歿。賜棺以葬之。

辛卯取天台。

朱亮祖兵至縣尹湯槃以城降。

辛丑克台州。下僊居諸縣。

朱亮祖兵至城下。攻之益甚。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走黃巖。

癸卯。新內成。

三殿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爲飾。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上曰。前代官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豈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于奢華。好尚華美。豈不過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勸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十月甲辰。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書于四方。

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定國子學官制。陞博士許存仁爲祭酒。劉承直爲司業。定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以後任用各官。詳列卿年表。不書。

改太史監爲院。以監令劉基爲院使。

取黃巖。

朱亮祖兵至方國瑛遁海上。守將哈兒普降。

勅禮官令建元右丞。守安慶。余闕。江州總管李黼。二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御史。

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

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侍御史正五品監察御史正七品自此以後任用各詳列卿年表不書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穀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士陶安右司郎中徐本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經歷錢用任監察御史盛元輔吳去疾趙麟康未奉張純謝恕大理卿周禎少卿劉惟敬大理丞評事陳敏孫忠按察使李祥潘輔藤毅僉事孔昭傅敏學王藻吳彫爲議律官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取中原又命中

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大將軍。江西行省右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贑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隨征。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諭諸將曰。爾等行師。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

乙丑 上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

上諭之曰。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晏安。必生驕惰。况爾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爾等於旁近郡縣游覽山河。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丙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檄云。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伏。此豈人

力。寔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達人志士。  
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  
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  
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  
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  
爲如此。豈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  
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  
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  
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寔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  
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又云予

恭承天命。固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羆腥。生民擾攘。故率羣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耻。汝民其體之。

己巳。克溫州。

參政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戰于城南平寨。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中。亮祖遣張俊。湯克明攻西門。徐秀

攻東門。柴虎往來應援。遂克其城。方明善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同僉謝伯通以城降。

十一月。庚辰。平章韓政師次梁城。同知樞密院盧斌等以衆降。

辛巳。克慶元。

征南將軍湯和兵自紹興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尹沈煜。遂次慶元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出降。方國珍驅部下乘海舟遁去。和率兵逐敗之。國珍率餘衆入海。和徇下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壬子。克沂州。

先是王宣得徐達書。詐來降。故達遣徐唐臣往諭宣。以兵從徐達征討。宣叛。以兵夜劫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走達軍。達督軍急攻其城。宣不能支。出降。達惡其反覆。戮之。命指揮韓江戍守。於是嶧州趙蠻子。莒州周徽。海州馬驪及沐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宣子信將士皆來降。

乙酉。定都督府及各衛官制。

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餘見官制。

壬辰。方國珍遣子明完奉表乞降。

甲午

坐郊天沐浴畢出觀圜丘

祭天處

上謂起居注熊鴻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  
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  
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鴻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  
郊丘之祭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  
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  
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

乙未冬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上謂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  
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

庚子。克滕州。

元守將楊瑗聞大將軍徐達兵至。悉遁去。

辛丑。克益都。

徐達督兵填塹，攻其城，敗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花不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疋糧一十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

壬寅。下光澤。

征南大將軍胡廷瑞帥師度關下之。

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上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就輕者居多。

丁未下東平。

都督同知汪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追至東阿。元叅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以舟師趨安平鎮。元右丞杜天祐以衆降。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下。

己酉。大將軍徐達帥至濟南。元平章達朵兒只進巴等以城降。

得將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

征南將軍胡廷瑞等師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人。

庚戌下濟寧。

江興祖兵至城南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我師入守之辛亥方國琛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和送至建康

得步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馬一百九  
十疋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  
稱是於是昌國州元達魯花赤澗里士思亦來降得糧  
六萬九千石馬五十疋船四百八十艘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正大位

上固却之。

丁巳。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以城降。

將軍胡廷瑞何文輝畱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頒律令直解。

上恐民不知法意。或有誤犯者。命大理卿周禎直解其義。至是書成。頒之。

乙未。下崇安。

廣信衛指揮沐英率師破分水關。克之。

辛酉。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

甲子。上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乙丑。取萊陽。

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之。

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江按察使陳寧爲提舉。

庚午。克福州。

時陳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拒我師。湯和、廖永忠等奉命率舟師自明州乘風徑抵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指揮謝得成擊敗元平章曲出。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戰死。曲出等遁去。和入省署。撫安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疋。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仍招諭興化漳泉諸路。